

慧眼
慈心
妙语
温情

华严
知性
情感
小说

和风

華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1452+5

2008

和风

廖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风/华严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华严知性情感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6405 - 2

I. 和… II. 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31 号

责任编辑: 吕丁丁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段志坚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和 风

He Feng

华 严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4 千字 开本 800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05 - 2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人 贵 踏 实

——出版感言

华 严

包括《智慧的灯》在内,我的十余部长篇小说先后流向大陆,或由出版社接洽出版,或自有疏通管道。当我见到封面不一样的版本,总是万分欢喜。本来,中国笔和中国心永恒不变,所有的叨絮和悬念也都是萦绕着中国人的心声和心情,能得到同种、同文同胞的共识、共鸣,进而共发寻觅智慧和感悟的热诚,是我一心最大的企盼和目的。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广州举行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来自台湾、香港、福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五十多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交流了二十多篇论文,其后广东花城出版社和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各出版了一本《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向来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值得受到那样的赞美,更感喜慰的是:由我首创的《神仙眷属》等四部对话体长篇小说,特别受到瞩目和赞扬。会上有大陆学者提及我的作品销售量登不上“排行榜”,为我感到不平。我自己清楚,那是我十八年前所写的《弃猫徙迁》带来的后果。那时,我出版了十七部长篇,

经过多少次的再版,活版印刷的铅字开始磨损,出版社不曾及时为我改为平版印刷,我便转入另外一家出版社。因为不想伤及任何人,我以幽默的口吻把自己喻为“弃猫”。事实上我的作品一向畅销并长销,为自己开个玩笑不必担心有人误会。就像有一次我被邀参加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当被问到我这平素足不出户、很少和人交往的人,为什么居然出现在如此大集会中,我回答我是想出来打一些知名度,台下立时发出哄堂笑声。海峡两岸经过长时间的全然阻隔,我这卖弄幽默的说词才有被误解的情况发生。这使我想到:人不论任何时刻,都应该实话实说,即使是你不好意思说的话,应该坦白时就得坦白。要切记,只有真才是做人最好的策略。或以为利用俏皮话可以圆场,俏皮话是自信和自负的副产品,当你自信满满、充分自负,你的视野就怕蒙上尘雾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的八部长篇小说组合为“华严知性情感小说”,定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在全国推出。这仿佛我在那无边无涯的锦绣大地游闯多时,如今更见展现前路的平坦大道,我可以张开双臂、迎着和煦的阳光向前奔跑。夜色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分,如果还能见某个小角落,某一位同胞姊妹或兄弟翻开我的作品,和我静悄悄地做着会意交心的晤谈,那种感受和感动,必将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

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过了，小学生们一一离开了教室，夏浣青收拾好她的东西，立起身来，看见最后一排角落里的陆晓白独自坐在那儿流眼泪。是的，他的名字叫陆晓白，夏浣青翻开学生名簿看了看，走到孩子身边来。

“你怎么了，陆晓白？”

陆晓白举眼望着夏浣青，这位若干天前来代替那个挺着大肚皮的黄老师的夏老师他不很熟悉，只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笑起来的面孔仿佛就是童话里的好心的仙人。现在她站在他的书桌旁，眼睛里的神色充满了怜悯和同情，陆晓白鼻头耸了耸，说道：

“我不敢回家去，我怕哥哥，他会把我打死。”

“哦，你的哥哥这么凶？为什么？”

陆晓白不答话，视线移向桌上他的那一份成绩单，夏浣青拿起他的成绩单看一眼，唔，三科不及格。

“你没有好好儿地用功读书，是吗，陆晓白？”

“我很用功，是老师不好，我知道的题目他们不考，考的统统是我不知道的。”

“老师教过的功课你应该仔细地全部读过，就不会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现在我要读书也已经来不及了，回家去哥哥把我打死，我就变做一个鬼了。”说到鬼字他的眼泪又成串地滚了下来。

“回去吧，记住从今以后好好儿地用功读书，你哥哥不会真的把你打死的。”

“哥哥对我说坏话的时候一定是真的，如果他说要带我去看电影，时候到了他就说：‘我太累了，今晚看电影我不去了。’如果他说要打我，是一定要打我的。”

夏浣青忍不住笑了，说：

“我送你回家去好不好？我替你向你哥哥说情，请他不要打你。”

“你送我也没有用，哥哥常常说，惹他发脾气，鬼和神仙他都不买账的。”

“那么你怎么办呢？大家都回去了，我也要回去了，你想一个人留在这儿吗？”

“我……我要到旅馆里开房间去，但是我得把我的乌龟带出来，哥哥生气的时候说不定会把它宰了烧汤吃。”

“我和你一道回去，然后我们把乌龟带出来，这样不是很好吗？”

陆晓白歪着头颅，带泪的睫毛一眨一眨的：

“我坐在这儿等您，您到我家里去把我的乌龟带出来给我，我一定不能回去，哥哥看见我会把我抓住，先……先狠狠地打断我的狗腿。”

“你不要怕，有我在，我会保护你，我替你说好话，你哥哥



一定不会打你。”

陆晓白乌溜溜的眸子转动着，举手一抹眼，怪不放心地摇摇头。

“如果你不回去，我可要走了，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也没有人照顾你的乌龟，旅馆里没有大人携带的小孩不准进去，你今天晚上只好在马路上睡觉。”

“夏老师，您可以担保我哥哥不会打我吗？”

“是的，我可以担保。”

“我可以相信你吗？”

“你当然可以相信我。”

他的带着墨污的脸孔又那么一偏，蹙着眉心，咧着缺了一颗牙齿的嘴：

“夏老师，你有父亲吗？”

夏浣青不明白，问道：

“你为什么问我有没有父亲？”

“如果你有父亲，难道他没有对你说：‘不可以替别人做保证人。’‘不可以相信别人。’这些话吗？”

“你父亲吩咐你不可以替别人做保证人，也不可以相信别人？”

“我父亲常常这样地吩咐我哥哥，他不会吩咐我什么，他不喜欢和小孩子说话的。”

夏浣青凝着亮晶晶的眸子望着陆晓白，说道：

“我父亲吩咐我的是要相信别人，也要帮助别人，现在我要帮助你，我希望你相信我，来，时候不早了，我们一道走吧。”



陆家的宅第矗立在晚风里，轩昂的楼房在夕照底下显得一派华丽和堂皇。满眼碧绿的庭园，正中央一座圆形的池子，古绿色玉石雕琢的鲤鱼嘴里喷发着一丈来高的清泉。水光闪烁的池面上盛开着五色缤纷的睡莲，淡黄的、淡紫的、淡红的、白色的，衬托着一片片翠绿的叶子，上面凝聚着颗颗晶莹的水珠。池畔两棵垂柳，枝叶茂密地迎风摇曳。踩踏在铺砌着石子的径道上，扑鼻淡淡的花香，原来是桂花，长列地种植在石阶两旁。石阶引向正屋的正门，正门开启了，一个蓝短衫黑裤子的女工引着路。穿过门庭，进了客厅。那边书房里走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英年男子，一身随便的衣着，却掩不了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气度。他的目光扫到夏浣青和他的弟弟脸上，陆晓白怯怯地叫了声哥哥，身子一缩，躲在老师的背后。

夏浣青知道这是什么人了，一个近年来跃身而为工业界主要人物的陆颂白，报章杂志上经常刊登着他的消息和照片。宽广的额，略大的鼻子和方形的轮廓跟照片上所看到的差不多，浓眉下的一对眼睛锐利外带着寂寞和别有所思的神色，那一张嘴巴，弧线清晰地抿着，很严肃，又有份女性样的温柔的意态。

宾主坐定了，陆晓白紧紧地贴在夏浣青的身旁，夏浣青一手围揽着陆晓白的身体，微笑地说道：

“陆先生，我知道你会原谅陆晓白的，他这个月成绩并不好，但是他答应从此以后用功地读书。”

陆颂白望了弟弟一眼，唔，这是要老师陪他回家的原因，他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晓白，给我看看你的成绩单。”

陆晓白打开了书包,摸索着了成绩单,眨了眨带着润湿的眼睛,成绩单递到哥哥手中。

陆颂白一双浓眉紧蹙在一起,又是三科不及格,留级了一次,还是没有一门功课超过四十分。抬起眼来望着陆晓白,语音沉沉地说道:

“晓白你自己说,上一次你怎样答应我的,这些功课你以前都读过,读了两次还是读不好,我说的话你不听,你自己说的话也不算数,现在不要以为你把老师请回来说情,我就会轻易地放过你。”

“陆先生,是我自己愿意陪陆晓白回来的,今天放学的时候他坐在教室里面流眼泪,他不敢回家,说怕你打断他的‘狗腿’,他说他要住旅馆去,但是他舍不得他的乌龟,我对他保证你不会打他,他才答应由我陪他回来。”

“他居然想不回家?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陆先生,我知道你并不是真的要打陆晓白,你不过说些话来吓唬他希望他用功罢了。”

“吓唬的方法对陆晓白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打骂孩子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陆先生。”

陆颂白冷冷地望着夏浣青,两旁嘴角向下那么一牵,掩盖了那不是细心观察看不出的那份女性样的温柔的意态。他的目光扫到陆晓白脸上,陆晓白立起身来就要逃走。

“站住!”陆颂白吆喝了一声。

“陆先生……”

“晓白,我和你一道送老师回去,和老师说谢谢,她把你送回家来。”



第二天,陆晓白没有到学校来上课,夏浣青心里纳闷,但觉得也许自己已经过分的多余了。第三天,第四天,陆晓白还是不曾到学校来,请假书送到了,写的是生了病。第五天他到学校来了,顽皮的脸孔显得瘦削了些,无精打采地坐在位子上,夏浣青和他说话他也不理会,显明的,他气恼夏浣青阻止他躲到旅馆去,害他挨了哥哥一场痛打。

过了五六天,夏浣青在陆晓白的作文簿中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题目是“我的哥哥和我的大狗”。虽然一百多字当中错字仍旧接近一半,但至少一个个字可以辨认得出来,也可以明白他要说的是一些什么,夏浣青一面读,一面忍不住笑了起来。

下了课,夏浣青走到陆晓白书桌旁边来。

“夏老师,哥哥给我买了一只狗,我有一只狗了。”他忙不迭地告诉她。

“我知道的,陆晓白。”

“谁告诉您的,夏老师?”

“我读了你的作文,你不是把你的哥哥和狗都描写得很详细吗?”

“您知不知道哥哥打我,还把我的乌龟丢掉了?”他说着,下嘴唇噘了起来:“他……他把我的乌龟丢到大水沟里面去,它在里面大叫救命,我跑去救它,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

“哦? 后来呢?”

“后来我很勇敢地从水沟里面爬出来,我不想看哥哥的脸孔,就把眼睛闭起来。我不要他抱我,一双脚用力地踢,他还是抱我,我就一路地踢着回去。”

“你哥哥就买了一只狗给你?”

“是的,他说一只狗比乌龟大得多,希望我不要再哭了。他还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打我。我说我只要乌龟,他答应再给我买一只新的,我说我只要旧的那一只,他答应帮我找回来。”

“你哥哥很爱你,是吗,陆晓白?”

“我……我母亲最爱我,我也最爱她。但是她死了,他们把她放在棺材里面,抬到山上去埋了起来。”

“你……你的狗叫做什么名字,晓白?”

“凯凯,哥哥管它叫凯凯。”

“多么好听的名字!我知道你从此以后一定要用功地读书了,你哥哥对你这么好,你也应该对他好,听他的话。”

陆晓白头一偏,说:“那我还是得问我的凯凯,它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说好我要听它的话,它要听我的话。”

“它是一只聪明的狗吗?”

“是,它是一只世界上最聪明的狗哩!”

“如果它是一只聪明的狗,它就应该告诉你一些聪明的话,比方说:你应该用功读书。”

“它知道的,昨天晚上它就想告诉我应该用功读书,但是它知道我肚子又疼了,就说:‘休息一会儿吧,看看电视,然后去睡觉。’”

“我想你今天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你的凯凯就要告诉你应该好好地用功读书了,因为明天要考国语,如果你再不及格,凯凯心里一定很难过,你哥哥把它带来做你的好朋友,它没有说出好朋友应该说的话,没有尽好朋友应该尽的责任,它对不

起你,也对不起你哥哥。”

陆晓白的下嘴唇又是一撇,又把头偏了一偏,说:“不会的,凯凯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真的吗?那……这么说来,凯凯并不是一只聪明的狗了。”

“是的,它是。凯凯是一只世界上最最聪明最最好看的狗!”

“那么它今天晚上一定会告诉你要准备好明天要考试的功课,每一个孩子到学校来都要用功地读书,将来大了才知道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好吧,凯凯会告诉我的,我也要听它的话。”

“是的,我知道的,因为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凯凯是一只聪明的狗,聪明的狗愿意和聪明的孩子做朋友的。”

“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吗?哥哥老说我笨,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比我更笨的孩子。”

“你不笨,只是你不肯用功读书,今天回家去把国语读好,明天考得好好的,然后把考卷给你哥哥看,他一定很高兴地称赞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了。”

二

孩子弥月了,黄丙秀回到学校。夏浣青又一次结束了她

的游击式的工作。这天傍晚,黄丙秀来到夏浣青家里,帮佣的小姑娘开了门,说是夏浣青不在家里,黄丙秀走进那狭窄的甬道,来到这不过丈余见方的小室。夏浣青的生病的母亲坐在床上,一条薄毯子包裹着腿,见了客人,高兴地招呼着,黄丙秀问过她好,拖把椅子坐在她床旁。

“伯母,浣青上哪儿去啦?”

“刚出去给我买药,就该回来了。”

“这次麻烦她替我代课一个多月,校长和同事们都称赞她,学生家长也个个说她好,我脸上也光彩。”

“哪里话,是你好,给了她机会。”老太太笑了笑,“小宝宝可爱吧,奶水够吃吗?”

“给吃奶粉哩,我白天上课,也不可能自己喂奶。”

“可不是,做女人可真苦,人家说:‘宁可替人舂三斗米,不愿意替人带一个小孩子。’生了小孩子又要做事,真是忙不过来。”

“没办法儿,家里不够用,我不做事日子就是过不去,现在像我这样的两边忙的主妇可多着哩,大家都一样,也没得怨叹的。再说,做做事对自己身体精神也都有好处,如果空闲下来只怕反而不好了。”

“是呀,浣青上一次到她家里去陪她的那位李太太,就是因为家里太有钱,儿女都大了,自己没事做,成天在家里想东想西的,想出神经病来了。”

黄丙秀笑着,问道:

“最近浣青还陪过什么病人吗?”

“前几天有位朋友要她照顾他的跌断了手臂的女儿,本来

以为学校里代课结束了去照顾这个女孩子也好,但是他们希望浣青整天留在他们家,浣青又不放心我,所以没答应。”

“伯母现在身体怎么样,还是常常的觉得头晕吗?”

“现在好多了,不像从前那样的常常发作,人也精神多了,医生说针可以不打了,换了一种新药,希望夜里睡得好一点。”

“最要紧的还是您得想开些,心里平静睡眠自然就好了。”

“我何尝不知道这道理,但是,要我什么都不想哪里那么容易,我总认为伯辉一条命是送在我手里的,他当年如果不和我结婚,就不必在我生日那一天上街买礼物给我,也就不会就在那时刻遇上那该死的大卡车……”

“伯母,事情也不是那样的,我们……我们不说这些了。”

“没什么,说了我心里反而好过些,伯辉死了整整两年,我哪一时哪一刻心里能够忘记这件事,睁着眼睛也好,闭着眼睛也好,他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就在我眼前,那一盒他买给我的衣料,手臂断了还舍不得放开去。……”老太太哽咽了,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

黄丙秀正在懊悔引起了这话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的时候,听见大门开启的声音,接着履声囊囊的夏浣青走向屋里来了。

“浣青,你可回来了。”

夏浣青一手握着黄丙秀的手,一手把头上的三角巾扯了下来,一眼看到她的母亲的神情,把臂弯上的塑胶袋子放在茶几上,走到母亲床边坐下了。

“是我不好,”黄丙秀说了,“我来的目的是告诉你有人想请你去当家庭教师,东拉西扯地惹伯母伤心了。”



“哦？哪一家人要家庭教师？”

“昨天陆晓白的哥哥陆颂白到学校来看我，陆颂白，你记得吗？我以前和你提过的。”

夏浣青点点头。

“他要我介绍一位家庭教师教他的弟弟，我提起你，他马上同意了，他说你懂得儿童心理，对学生也关心。”

“哪个人家里要浣青去当家庭教师呀？”夏老太太抹了眼泪擤鼻涕，没有留心听，这时问了。

“就是那个……那个陆为诚家里嘛，伯母。”黄丙秀心里想夏老太太一定对那位老企业家更熟悉，所以说出陆颂白父亲的名字。

“陆为诚？就是那个下半身不遂的，成天坐在轮椅里的陆为诚吗？”

“是的。”夏浣青回答。

夏老太太点点头：“他们要你去教谁？”

“陆为诚的小儿子，在小学里念书的，丙秀姐的学生，我这次去代课，教过他。”

“啊，那个小孩子从小多病，他母亲一天到晚把他抱在怀里，宝贝一样的，他母亲死了，没有人照顾，可就可怜了。”

“妈您怎么知道的？”

“何太太告诉我的，她和陆为诚死去的妻子从前是好朋友，他们家里的事她件件都知道，她还说，陆为诚的大儿子可真了不起，他父亲生病了以后，一切事都由他担负起来，在学校的时候书就读得好，完全学者的气质。他不喜欢做生意、讲钱、讲地位、讲面子，但是他父亲逼得他一点自由也没有。”

“陆为诚脾气坏、固执，是很有名的。”黄丙秀说。

“可不是，如果不是那样，他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怎么会弄得那么坏?!”

“听说陆太太当年是有名的美人儿，聪明、家里又有钱。”

“何太太说陆为诚追她的时候咬破了食指给她写血书哩，何太太提起了陆为诚就是骂，她说她不相信陆为诚那个自私的人会咬破指头来写血书，一定偷偷用的鸡血鸭血什么的。”

黄丙秀和夏浣青两个人都笑了，夏浣青看一看手表，是给她母亲吃药的时候了，塑胶袋里拿出刚买回来的药，倒了一杯温开水，侍候夏老太太把丸药吞服了下去，边笑着对黄丙秀说：

“你看我多糊涂，茶也没给你倒一杯。”

黄丙秀立起身来接了茶，话题回到陆颂白请夏浣青去当家庭教师这件事。时间、待遇等等都合理，陆颂白处理事情很大方，夏浣青遇事也向来不挑剔。

“陆颂白说星期六下午两点半钟的时候他要来接你，我就不必陪你走这一遭了。”黄丙秀说着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就要告辞，记起了一件事，说：“浣青，你见过陆颂白没有？我提起你的名字，好像他对你很熟悉哩。”

夏浣青笑了笑，说：“以后再告诉你吧。”

老太太对黄丙秀道了谢，吩咐她有空常常来坐，还说：

“希望我身体不久就完全恢复了，那时候丙秀你还是把浣青介绍到学校去教书，像这样成天的忙，履历片上什么资历也没有。”

“伯母您只要安心地养病就好了，您病一好，浣青还怕没

